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之所常言故弟子聚而記之夫子之得邦家亦猶是也

明道曰尊五美屏四惡為政在已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若耕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之明道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之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于義則何庸斷之以為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命則又異于此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六終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七

明國子學錄晉陵後學吳瑞登纂

禮部主事安成舊寅劉元卿參

國子助教潼浦同寅黃朝英校

二程說書孟子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沒不得其傳至孟子而曾子之道益尊

唐棣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于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間耳顏

是

畢竟不是非有大過烏可以獨夫目之

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

孟子有功于道為百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主之義則不能以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于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者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併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于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則其迹著

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為太山許多水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為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顏子忘自才高未為言學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顏子入聖人為近

鄧文孚問孟子還可為聖人否曰未敢道他便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孔子言仁未嘗兼義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以語道矣世之所論于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或問孔子尊周孟子欲齊梁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賢聖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伊川曰儒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為人食此說未是豈有人為蟣虱而生耶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耳故曰君子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先兄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欲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焉足貴哉

孟子養氣一篇望諸君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得怎生養得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爾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北宮黝之勇必行孟施舍之勇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知却因北宮黝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曾子是明理

明道曰北宮黝之勇氣亦不知守孟施舍之勇知守氣而不知守約也曾子之所謂勇乃守約守約乃義也與孟子同

明道曰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盖不知義在內也志帥氣也持定其志無暴亂其氣兩事也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然志動氣為多且若志專在淫辟豈不動氣志專在喜怒豈不動氣故蹶者趨者反

動其心志者心之所之也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有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韓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為吾使志壹則動氣矣曰誠然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蹶趨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壹動志則動氣壹動氣則動志為養氣者而言也若成德者則志已素定氣不能動矣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取而喜君子莫大於正其氣莫大於正其志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惡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明道曰只觀他道箇難言也便知這漢肚裏有爾許大事若不是理會得底便撑持胡說將去

內直則其氣浩然養之至則為大人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

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

問人敬以直內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集義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一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配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配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着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其奉養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得事上求合義也

配義與道謂以道義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氣與義本不可言合為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便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

言義又言道道體也義用也就事上便言義

問充塞于天地之間莫是用于天地間無窒礙否曰

此語固好然孟子却是說氣之體

顯道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不可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于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人起居寧無事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于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于釋氏也

必有事者主養氣而言勿正勿作為也心勿忘必有事也助長乃正也

問人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曰此正是一箇助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持之太過便是必有事焉而正是也亦須且恁去

石曼卿曰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曰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詖辭偏蔽淫辭陷溺邪辭信其說至于眩惑遁辭生于不正窮著便遁如墨者夷之之辭此四句楊墨皆有

明道曰孔子兼之蓋有德者必有言而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不尚言也易所謂尚口乃窮也

明道曰宰我子貢有若其智足以知聖人汙曲亦不

至阿其所好以孔子之道彌綸天壤固賢于堯舜而觀生民以来有如孔子者乎然而未為盡論但不至阿其所好也

用休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處

惻惻然隱如物之隱痛也此仁之端緒即赤子入井其顙有泚推之可見

心生道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其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于忍安之以至于殺充之以至于好殺豈生道哉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為聖人也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顏子所以為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其弊至此非是瑕疵夷惠也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為不恭自孔子觀吾輩吾輩為隘惟其與萬物同流故能與天地同流

問此之謂自慊與吾何慊乎哉之慊同否曰慊字則

一也不足謂之慊動于中亦謂之慊看用處如何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今郡邑之訟往往出于愚民以戾氣相搆善為政者弗聽可也當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鬬訟可息矣

齊王欲養弟子以萬鍾使國人矜式孟子何不可處但以利重孟子故孟子曰是為欲富若觀其文只似孟子不肯為國人矜式須知以利誘之之意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伊川曰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未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于此耳

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便是廣居正位大道

孔子弟子自孔子沒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游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自子貢以上必皆不肯其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何如也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孔子弟子甚多亦不能皆合于孔子如子路言子之迂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于孔子只為他信便自然思量到

懈心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誠處

問守身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說甚道

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于巖墻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為曰非特不敢為又有多少恐畏一者皆不知命也

明道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非謂曾子未盡善也人子事親豈有太過曾子孟子之心皆可見矣

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吾以為事君若周公者可也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則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以為有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為者安得獨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至于不知手舞足蹈須至熟方能如此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係乎人君離是而非則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豈待作于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

智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

送死天下之大事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一事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養生其心如此又安得不能當大事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為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為義過與是非義之義也曰此事何止大人弗為曰過恭過與是細人之事大人豈肯如此

問人有不為也然後可以有為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擇其可為不可為也纔有所不為便可以有為若無所不為者豈能有為耶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問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且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只是在去之存之者有不同處否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泰山孫明復有詩曰人亦天地一物爾饑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

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質今人貌似人獸心安可測此東野詩與此意同

髻上說人與萬物皆生于天地意思在下面二句或曰退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即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耶此意如何曰其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文王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也

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治道而未之見也

伊川曰君子小人澤及五世者善惡皆及後世也

門人問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于死也何以知其可不可哉蓋視義為去就耳余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明道聞而謂之曰義無對

聖人齊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齊戒亦敬也故可以事上帝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故者以利為本故者舊也蓋凡物之初未嘗不以順利為本謂之利者惟不害之謂也一篇之義皆欲順利之耳

故者以利為本故是本如此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

順天下只是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為後人趨着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遘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直是生不得安得無利且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溫煖無所不為然後奪之于君奪之于父此是趨利之弊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為人用得別

伊川曰自反而忠而橫逆者猶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事已處了若聖人衰矜又別一事

與叔問伊川曰某見孟子亦有疑處舜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憂之如何如舜而已

伊川曰聖人有憂之夫何故人所當憂不得不憂如孔子是吾憂也若疑則無之矣

舜完廩浚井之事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于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其兄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舜之于象周公之于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知其將叛何心哉惟管叔之叛非周公之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

宜乎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為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已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已者商均未嘗有大惡但未能如已耳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于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既難得人而爭奪興故以與子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

太史公有為而言不費之淑耳於天道實是可於

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為善人者非耶天道之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此曰顏何為而天跖何為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終不改可廢也孟子言貴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壬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下愚則其初必不立矣苟無三人必得于宗室宗室無人必得于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于天下之賢而與之伊尹不自為也劉備託孔明以為嗣子不可輔使自

為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為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為之耳霍光廢昌邑不待于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伊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先王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為也義理自昭然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只見是武帝孫故須立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于桐三年當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太甲又是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資伊尹亦必不立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頃呂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說與他後來又看禮見王巡狩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為年二年四年之歲縱別無可證理有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徂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則不必引證

天民先覺辟之皆睡他人未覺以我先覺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

君子之學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民其亦自賊其性矣

孟子曰可以仕止久速則仕止久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

仕止久速此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問聖人有為貧而仕者否曰孔子為委吏乘田是也又問或曰委吏乘田非為貧為之兆也曰委吏乘田却不是為兆為魯司寇却是為兆伊川除國子監之命不受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某答曰待饑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唐彥思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于禀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于四端之情可見至不能順其情而為悖天理則流而至于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于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禀得至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禀得至濁之氣生者為惡人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辟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為轅輪可以為梁棟可以為榱桷者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才之美者才乃人之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為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即理也所謂理性

此取道理
說不去

是也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又問佛言死生輪迴可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曰未知生焉知死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蓋生之為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是元初一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趕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性即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無加損此舜有天下而不與也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善有惡盖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于惡流于一物耳

告子曰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于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性便是道一般如釋氏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于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為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為牛之性又不做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若元不失則何修之有由仁義行則是性已失故修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

學與其亦未體其性與其亦不知道之所存與
性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
者謂之天性之有形者謂之心性之有動者謂之情
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
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
矣

○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
之時未與物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
氣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人之不知善者氣昏而
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斯清明純全而昏
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
害而已養氣則在有所帥也

性無不善才有善有不善楊雄韓愈皆說着才然觀
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是
言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稟受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
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
耳切疑才是一箇為善之資辟如作一器械須是有
器械材料方可為也四端便是為善之才所以不善
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
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于所稟處說不善今謂才不

善何也

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于聖人

謝顯道問養心莫善于寡欲此一句如何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義理之說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須是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始得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盖義理以養心如此夫人有小稱意事便喜悅便淪肌浹髓如春和意思而況義理乎哉

為學之道必本于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曰思作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

人人有貴于已者此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是以使歸而求之

今之稅實輕于什一但斂之無法與不均耳

伯温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者言之謂之

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唐棣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伯温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若逐則物所逐耳

伯温問盡心知性知天如何曰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則能窮理便盡性至命也又問如何事天曰奉順之而已

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天伊川曰釋氏令人到知天處便休更無存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川曰子何似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

問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正命否曰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孟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

賢者惟知義而已而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也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

以義不必言命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天理所當然富貴而壽亦是徼幸不可謂之命孟子謂求在我求在外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萬物皆備于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琢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他留他真性待他自然完得些本性須別

萬物皆備于我不獨人也而物亦皆然都是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雖則人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萬理具在平鋪放着幾時見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自由之而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習矣而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言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衆人只是饑食渴飲之

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弟子亦是聞聖人之化入于善而不自知也衆者言衆多也

行之而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知者人更有不知則不能由者

明道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于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

明道曰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成物也

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曰順天行道者天民也順天為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聖人豈不為天民天吏如文王伊尹是也又曰堯舜禹湯文武如何曰孔子嘗論堯舜矣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如此等事甚大惟堯舜可稱也或曰可以湯武之心求之否曰觀其心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此等事大賢以上人方為得若文王則分明是大聖人禹又分明如湯武觀舜稱其不矜不伐與孔子言無間然之事又却別有一箇氣象

孟子言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位者必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

者也天民大人亦係乎時與不時耳

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者本于心而生者也至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得到此

貴一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不能克己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則為墨氏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孟子辯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義與利只是公與私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較計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較計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與不當為便命在其中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大聖神可以馴致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已也則能不受變于俗者鮮矣

堯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到此自孟子分別出來堯舜是生而

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

湯武身之也湯武反之也身踐履也反復也復則至聖人之地矣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懼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則怖死以學道其立心亦不正矣

孟子言養心莫善于寡慾慾寡則心自誠荀子曰養心莫善于誠既誠矣又何用養此已不識誠又安知所以養

諸儒述槩天集卷之七終